

■花言峭语

我见过一场海啸，也见过你的微笑

极端气候、地震、核污染……这些年，我们的星球，似乎开始显出疲态，灾变频频，但，灾变才是这个星球的常态，如黄也平先生说的那样：“世界是从灾难开始的”“苦难是我们的故乡”。那些与人类历史有关的传说，多半与灾难有关，女娲、精卫、诺亚方舟、摩西出埃及，都是灾难画卷。

灾难片正是这种常态的映射。不论灾难，或者灾难片，都让我们看到这种常态，让此前飞驰着的、昂扬的我们，稍微放慢一点脚步，将我们稍稍打回脆弱的原型，开始细细琢磨，自己和这灾难之间的关系。灾难片，是预言，也是寓言。

对稍微上点年纪的国人提起“灾难片”，他们最先想起的，必然是1958年由英国人拍摄的《冰海沉船》，它所讲述的那个“铭记的夜晚”，乃是1912年，号称“世界之最”的英国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那个夜晚，但《冰海沉船》并非是第一“灾难片”，有据可查的“第一部”，应当是1910年之前，由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柯林斯拍摄的纪录片《煤矿爆炸惨剧》，它之所以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都因为那时候还生产不出足够长度的胶片去拍摄故事片。在胶片的问题逐渐解决之后的1913年，丹麦导演奥古斯特·布洛姆拍摄了《大西洋号》。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灾难片。

但面对无可回避的自然灾难，人们只能如

《冰海沉船》那样，在最后关头展现自己的优雅镇定：小提琴手在逐渐倾斜的甲板上拉起了提琴，琴音照旧优美从容，四处逃窜的人们，逐渐走回，一个两个，成排成列，悲哀而决绝地向着逃生的友伴挥手。

1997年出品的科幻片《超时空接触》中，朱迪·福斯特终于有机会向外星人提问，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人类何时突破科技上的瓶颈？”答案或许就是20世纪。

20世纪，科技发展呈爆炸式，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也突飞猛进。1968年，46个国家的近百名科学家组建了“罗马俱乐部”，在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等进行研究后，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又称“罗马俱乐部”报告），犹如当头一记棒喝，让人类看清了自己。

也在同一年，两部重要的电影上映，一部是根据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小说《航空港》改编的同名电影，一部是乔治·罗麦洛拍摄的《活死人之夜》上映。此后，灾难片大行其道，紧随其后的1970年代，几乎就是灾难片的年代。但与此前的灾难片相比，从此以后的灾难片不再把一切推给大自然，面对灾难的抗争仍在，且抗争得理直气壮，更不再像往日那般，被动、无奈、避无可避、多半悲剧收尾。

我们也有很多灾难片，《蓝光闪过之后》

(1979)、《特级警报333》(1983)到《唐山大地震》(2010)，等等内地拍摄的灾难片，包括了地震、凌汛、洪水、非典、雪灾等多种灾难，但不论影片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这大概和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有关，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特征呈现为李泽厚先生所概括的“实用理性”状态，只相信看得见的，不起无妄之念，不语怪力乱神。

灾难是避无可避的，而人类也正是在灾难中成长起来，积累起关于这个世界的智慧。平静的生活却常常让人的危机感陷入沉睡状态，而“灾难片”除了担负免疫激活的职责外，也替代性地释放了人群蓄积的恐惧，更努力激发在平静生活下逐渐进入沉睡状态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情感：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为它们所付出的忠诚和牺牲。

人尽管失败了，却不能被打倒。正因为灾难存在，我们才更亲切地感觉到彼此。这是灾难片的态度，也是现实中，我们面对灾难时应有的态度，风雪、熔岩、大火、地震始终存在，但直到世界尽头，也还有人的精神烛照一切，见过海啸，也见过你的微笑。

韩松落
作家

■钱眼识人

为何只能是郑秀文？

许久不见的她出现在一部青春歌舞片《燃野少年的夏天》里，作为最大的彩蛋。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卖咸鱼的谢顶老板多年来维系着善意的谎言，告诉独女她的妈妈就是舞台上光彩夺目的sammi，小姑娘信了，于是告诉自己只要努力跳舞，有一天母女会在世人瞩目的舞台上重逢。对，sammi就是香港天后郑秀文。对于故事乏力、台词令人狐疑的电影本身来说，这若有若无的故事线可能对于我来说，是最“埋单”的。十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专程去上海看郑秀文的演唱会，那会儿囊中羞涩，咬咬牙买了内场票，一看舞台还是小小的人形，2021年的夏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硕大的郑秀文。

看报道，导演张一白相当重视这个彩蛋，也有不少备选名单，但最后还是郑秀文出现了。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却也想不出比郑秀文更合适的人选了，原因很多，我慢慢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女主角的扮演者是17岁的许恩怡，在此之前演出履历是一片空白，但是电影上映了一阵子，大家才恍

然大悟，她也并非“白丁”，母亲原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混血女神柏安妮，也难怪她的表演有隐隐可现老派港风，兴奋时高声大气，难过时抱臂低泣，更有喜剧场景时的夸张傻笑——这不就是大笑姑婆吗？而这一派花旦表演的巅峰造极者就是郑秀文，经过杜琪峰的调教，将都市的疏离感和市井的无厘头做了最大公约数的平衡和调配，她成为香港歌坛被金像奖影后提名最多的人，尤其一部《孤男寡女》将她和刘德华写死在影迷的情怀里。瞎想一下，可能也只有郑秀文的气场能够压得住柏安妮之女吧。电影中还有一个彩蛋也很有趣，尹正客串的角色叫“杨千华”，不就是谐音“杨千嬅”，而杨女出道之初就是被认为是小郑秀文，两人无论歌唱还是演戏都有神似之处，媒体爱搞事情，两人的关系也一度被写成后来者居上，徒弟饿师傅的桥段。当然是没有的，我以为杨千嬅比郑秀文入世，圆润一些，而后者多了一味，就是隐忍的狠劲和愁绪，这在她日后处理与许志安分

合合的恋情就能看出来。

回到电影，如果一部一定要有个奇迹发生，无人不拍手称快的happy ending，而且这个任务需要靠大彩蛋来四两拨千斤推一把，那么就借用杜琪峰的话，男有刘德华，女的也只有郑秀文。不得不说杜大炮在选演员上超有品味的，两人不但是大银幕的绝配cp，在银幕下的现实世界里，都有非常默契的精神气质，努力、自律，还有很强的自愈力，他们始终保持着做巨星的体面甚至道德感，背负着一代歌迷深埋于心的美好记忆和情感寄托，不敢松懈。刘德华不久前在一段视频里说，自己出道40年了，不是庆祝他红了40年，而是刚好一个叫刘德华的普通人努力了40年。同样，有个老同志是从丑小鸭开始，在群嘲和不被看好中走到眉飞色舞的舞台中间，刚好这是一个女子努力加幸运，她叫郑秀文。

钱德勒
媒体人

■佟言无忌

一个音乐人的逝去

与非门乐队最近一次出圈，是他们的一首老歌《乐园》被窦靖童翻唱，人们发现，竟然有这么一首好听又迷幻的歌，而它竟然在二十年前就出现了。

这首歌的作曲者正是与非门乐队的主创兼歌手三少。7月24日下午六点，他因为癌症离开了人间，无婚姻，无子女，年纪才49岁。朋友圈里无数的人在怀念他，列举他做过的好歌。无论是早期的“与非门”时期还是后来的“荡失路”时期，作为名震广东乐坛二十年的一员猛将，圈内知名的音乐人，他为大大小小的艺人制作过上百首名曲。

2000年左右，我来到广东，正好撞上南方媒体兴盛时期，我也侥幸在一家女性杂志里做了编辑和记者。张望四周，全是方兴未艾的各种媒体，刚刚创刊的《城市画报》带着新锐潮流的气质跃入眼帘，“与非门”曾经是裹挟在这潮流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只乐队。1990年代名噪一时的广东流行歌曲大本营已衰落，那英、陈明、林依伦……都已北上，只剩下一些本土乐队还在坚持。我不断地在广州音乐公司举办的各种发布会上见到他们，但是也没太留意，毕竟那时的巨星是香港明星，是北京歌手，广东本地的歌手，多多少少有点不成气候，而乐队的三个人，我对主唱蒋凡印象最深，她是个单纯的大眼睛的湖南女孩，而一瘦一胖的阿庆和三少则是站在她身后的两个音乐人。那时我甚至搞不太清谁是三少谁是阿庆，只知道其中有一个是蒋凡的男朋友。唱片公司送给我们这些记

者很多CD，大部分CD我都扔了，但只有《与非门》的两张碟一直放在我的车载音响里，反复地听，因为实在是太好听，电子音乐的迷幻，清朗，与蒋凡干净纯澈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记忆中的2000世代的背景BMG。

与非门在广州火过一阵，但不久又慢慢消沉下去。时也命也，除了和主唱蒋凡偶尔还有联络，我慢慢地失去了他们的消息。这一下子十来年就过去了，去年在丽江的时候，蒋凡正好在，我们俩人见了一面，她瘦了很多，信了佛，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乐夏》。那时这节目正红，所有上过节目的乐队都成为演出市场的香饽饽。蒋凡淡淡地说，三少得病了，所以也不怎么好重组，直至昨天听到三少去世的消息。

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大名叫刘晓宇，是广州名校省实的学生，正正经经的学霸一枚。当年考进浙江大学学自动化，中途休学回广州玩乐队，他组过好几个乐队，有摇滚有电子有金属，无一例外他是每一个乐队的创作核心。人呢，也是典型的广东少爷仔作风，家境富裕，不愁衣食，大家对他的共识是“随兴”“大方”“无所谓”“才华横溢”还有永远“一身酒气”。没有幕前表演那些年，他也一直在创作，他帮朱婧汐制作过打进BILLBOARD排行榜前四十的歌曲，甚至还参加了网络神曲“一人饮酒醉”的制作。可是就是这样牛叉的音乐人，在圈外所知者甚少，在微博上仅有五百名粉丝。

记得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有前辈提醒我，音乐

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他们比艺人更天真更单纯更极致，所以他们做什么你都不要奇怪，情绪化，任性，自我，是他们的B面，可是他们的A面却仍然是人群里最优秀最有才华最敏感的那些人。太多年轻人走进音乐的世界，成为追梦者，可是只有极少数人被人所知。这个残酷的世界确实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大部分人都沉没在了黑暗里。我见过转行做销售的音乐人，也看过躲到雪山底下做隐者研究星座的歌手。音乐没有给这些追梦人优裕的生活，甚至让他们蹉跎半生，落魄潦倒。

在去年与非门复合的演唱会上，消瘦的三少慢慢吟唱他写的新歌《大家好》，里面有一句“大家好，声声祷告，在这艰难漫长路，愿可听到。”听得让人落泪，是啊，他是多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歌他想写，可是老天爷只给了他这么一丁点时间。

这就是人生吧，一路走，一路总有人慢慢离开。他们的离开告诉我们要过无悔的一生，要快乐，要创作，要爱，要珍惜身体，用好老天爷给你的每一秒，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三少走过了短暂又酷炫的人生，只要他写的那些歌还在，他就永远不会真的离开。

三少，走好。

黄欣怡
人物记者

上海文藝評論
專項基金
特约刊登

■情人看劍

姐妹变成阿修罗

当“半冷半暖秋天，熨帖在你身边”的歌曲在动画新片《白蛇2：青蛇劫起》片尾响起时，你会如见故人，多添三分亲切。近期台湾某华语音乐榜中，居然也出现电影《青蛇》电影原声带的身影——近三十年前的电影，刚出了黑胶唱片，被影迷迷迷继续追捧，可见这版有多深入人心。动画电影重新演绎金曲，虽然很多意见吐槽刘惜君的版本没有当年陈淑桦的好，珠玉在前，怎么翻唱都不讨好，更重要的是，时代已经翻篇，白蛇青蛇的故事也要顺应潮流动向讲出新意，再听《流光飞舞》也略嫌缠绵，不够果决。

算起来白蛇传说今年已经有多版，粤曲版《白蛇传·情》胜在用现代视听语言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动画版《白蛇2》除了技术手段升级，则着力回答一个问题：从白蛇被压入雷峰塔到雷峰塔倒，中间发生了什么？雷峰塔倒，不是男女情爱超越一切，也不是孝感动天，而是因为有小青这样的好姐妹不离不弃，将执念进行到底。

小青的心路轨迹是这样的：一开始痛恨姐姐所托非人，以为找个更强悍的男人就可以庇荫自己，谁知途中遇见一个强者在关键时刻也临阵脱逃，因此彻底断了依靠男人的念想。《白蛇2》可说是讲了一个女性如何自立自强的故事，人物的欲望，即片中强调的那个执念，就是“我要救姐姐回来”，为此一路搏杀直至心愿达成。姐妹同心，其利断金，换到当代语境就是，男人无论强弱都不可靠，最终要女人自己站起来。当小青讲出这类台词时，观众席爆出发笑声，这笑声有多重意味，也可能是没想到听见这样态度鲜明的宣言，还可能联想到近期娱乐圈各种渣男事件，总之她们发出的最强音让人有些震动。

需要注意的是，片中新造的世界观里，修罗城是人物活动的重要场域，而女性之于修罗，早已被很多创作者联系到一起，比如在亦舒的小说里，每一个年轻的女孩都是阿修罗，拥有若干杀伤力，所以王菲才会唱“你变做好战的阿修罗”；日本作家向田邦子在《宛如阿修罗》中干脆说：“女人就是阿修罗啊！”一家姐妹争执猜疑，可姐妹联手才能度过家庭劫难。《白蛇2》再造了一个修罗城，极力呈现牛鬼蛇神出没的末世废墟景观，但没把修罗概念与女性意识作更多关联阐释，而是引向弱肉强食的丛林厮杀，且打斗篇幅过于超量，有些可惜。

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姐妹如何怼天怼地以致改天换地，好莱坞电影那类先饱受压制，而后奋起反抗的“末路狂花”式故事也没有在此延续，小青从一而终的“救姐姐”被替换为“活下去”，男女之争变为人鬼大战，故事力道也就减弱了几分。

长风新

媒体人